



文/龙烟 制图/阿乌

绵而有力地面对冗杂的世界,每个人都需要那么一片云,似有万钧之力托起自己。而那云,就是闲来读书。

对于读书,曾经有一个说法,叫做“无事常读书,一日是四日。若活七十年,便二百八十。”

按照这个方法计算,读书让我们生命的时光延长了四倍多。确实,读书能帮助我们超越个体生命经验的限制,翱翔于古今之间,如同亲历那些群星闪耀时刻。如果能留20%的时间去阅读、去涉猎那些完全不属于自己知识范畴的书籍,并养成这种习惯,将带给自己莫大的裨益。你可以翻一下《鲁迅日记》中的书账条目,你会发现一个文学大家的成长之路,就是一个兼收并蓄的过程,有时你甚至会惊讶他买这个书到底有什么用?!

我们都知道,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,但标新必定要经历青出于蓝的淬取,只有对传统有深刻的了解,才有革新的基础。1912年,鲁迅先生第一次到北平,此后的14年间,《鲁迅日记》中记录的购书有3927本,其中传统古籍最多,其次是日文英文德文书籍,古籍涵盖面非常广,从中国古典文学到古人诗集,从历代画册到拓片、碑帖、金石录,从古人笔记到佛经、天文等。

估计鲁迅先生的读书,不会如我这一般,买了大部分放在书架上落灰尘。他必定是本本都翻阅,也担得起“博观约取,厚积薄发”的读书要义的。鲁迅先生的丰厚书账,我们怕是难以企及了,不妨探索如何成为一个有趣且安静的人吧。

■老汪说宋瓷

在我眼里,大饼是个抬得起头、弯得下腰的人。

在杭州捡瓷片圈子里,大家通常以特征记人,辅助以口音记人。也难怪,在杭州二百大瓷片早市上初次打交道时,你卖我买,不会去问人家姓甚名谁。等几次交往下来,又没必要再问人家贵姓何庚。

据说,“大饼”的来历也有意思。大饼早年刚进入瓷片圈子里时,人们看他戴着眼镜,就叫他“二饼”。大饼说,你们看我脸这么大,为啥不叫我“大饼”呢?旁人说,饼是圆的,你脸是方楞四正的。大饼说,我这“大饼”是微波炉出品。既然如此,大家也就依着他,叫起“大饼”了。

大饼是个读书人,早年在一家环境评估公司上班,先是抽空捡瓷片,后来就辞职捡瓷片。跟大饼打交道,他身上那种读书人的气息对我一直有吸引力。刚认识大饼不久,我就受人之托找大饼帮过忙。

那是十几年前,江寺公园西北角的香江大厦曾开办过一段时间的收藏品市场。闻堰的一位朋友在这里买了一

件宋代吉州窑梅瓶,梅瓶的口沿曾经修补过。朋友曾邀我到他家去玩,拿这只梅瓶让我欣赏,说是欣赏,其实一是炫耀,二是想听到我的赞美。

我真的没办法赞美。因为,这件梅瓶是件新仿品。朋友说,不可能!根本不可能!你看这口沿原来还修复过,光修复的费用也要不少呢!一个假瓶子,谁还会拿去修复,还是精修,天下有这么傻的人吗?这在逻辑上都讲不过去。我说,我不跟你抬杠,我只能说出我心中真实的看法。

朋友说,要不,我们再找个人看一眼。我说,何必呢!找的人再多,无非是两种声音,多数人会说这只梅瓶是对的,也许会有个把人说这只梅瓶有点疑问。你到底听谁的好呢?

朋友想想也是,但他仍不甘就此作罢。他说,要不,我们到杭州找个朋友再看一眼。若不对,就砸碎。看他态度坚决,我觉得再听听别人意见,也好。

我瞬间想到了大饼。
改天,跟大饼约好后,我跟闻堰的朋友带着那只吉州窑梅瓶,在吴山广场

寻找忙碌之外的沉静力量

『北漂』鲁迅的艺术消费观

鲁迅日记写道:三日下午至琉璃厂购明袁氏本《世说新语》一部四册,二元八角,尚不十分利弊,惜纸劣耳。

说到《世说新语》,很多人都听说过,但是完完整整看完的人恐怕也不多。《世说新语》是南朝刘宋政权宋武帝刘裕之侄、长沙景王刘道怜(一作刘道怜)次子刘义庆组织一班文人,集体创作的一本笔记体小说。从唐朝到民国,版本几十种,在宋代有不下十几种版本,可惜没有流传下来。鲁迅得到了一部明人的版本,已是罕见,他觉得纸质不太好以外,还是可以读的。

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评《世说新语》的特点是“记言则玄远冷隽,记行则高简瑰奇”。它以“段子集”的方式,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期间士族名人的趣闻逸事,精炼生动,气韵流荡,不仅反映了时人的生活方式、精神面貌及清谈放诞的风气,更将率直任诞、清俊洒脱的“魏晋风度”源远流长地传递了下去。但是,今天的人们若没有注解、译本和延展部分,恐怕已经很难了解《世说新语》当时的语境了。

之前就听说过古代美男卫玠是被“看杀”的,一直百思不得其解,怎么被一帮女人围观也能死掉?当读到《世说新语》言语32则,则解惑了:卫洗马欲渡江,形神惨殚,语左右云:“见此茫茫,不觉百端交集。苟未免有情,亦复谁能遣此!”

原来,这个美男卫玠是“素抱羸疾”,“看杀卫玠”可能是以讹传讹,或者只是一个偶发事件而已。卫玠是当时开元元勋卫瓘之孙,作为北人南渡长江天堑时,就已经是形体憔悴精神萎靡。他对着苍茫的江水,怎能不感叹沧桑变化呢?

在外甥女的初一语文课本里,笔者翻到几则《世说新语》,孩子歪歪扭扭的字塞满了行与行之间,以致于看不清原文了。因为相隔太久远,没有注释和延伸,怕是很难读懂了。而对于成年人来说,又有几人通读呢,通读后谁又敢说自已非常懂了呢。

要跨越古文这个门槛,我们不妨从《世说新语》的短文看起,去看看“小时了了,大未必佳”“吴牛喘月”“木犹如此,人何以堪”等金句的出处,并对

照历史背景去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各种言论和举止的缘由。其次还可以读一下张岱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等小品文,去体会“清露晨流,新桐初引”的意境,让俗世的我们多一点超脱和趣味。



鲁迅日记曾两次提到《曹全碑》,一次是1918年3月11日,“陈师曾与好大王陵专拓本一枚。又同往留黎厂买杂拓片三枚,一元。又《曹全碑》并阴二枚,二元。”一个是1923年2月28日,“至庆云堂观董斋藏专拓片,价贵而似新拓也。买《曹全碑》并阴二枚,皆整张,一元五角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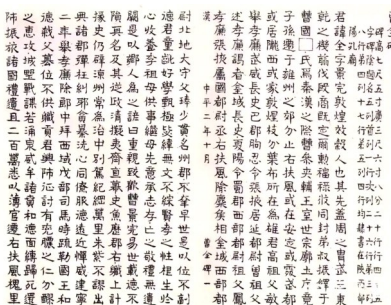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是金石拓片的收藏大家,周作人曾回忆过他收藏拓片的事情:“从民四起一直弄碑刻,从拓本上抄写本文与《金石萃编》等相校,看出许多错误来,这样校录至半夜,有时或至一二点钟才睡。”

这个劲头只能说是鲁迅对书法碑帖拓片无比的热爱。鲁迅手稿中小说、散文、杂文存世的有约300万字,基本是以行书为主,间有行草或行楷。特别是鲁迅行书中的隶意浓厚,这与他大量抄写古碑分不开的。

1912年5月,鲁迅来到北京,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7年。他很快发现琉璃厂是比他任职的教育部更有趣的去处,日记里写过很多次拿了工资就去琉璃厂,买石鼓文拓片以及各类碑帖。

鲁迅先生也临过《曹全碑》,看着这个碑帖,总会让笔者想起王家卫的电影,如同刚热播结束的《繁花》质感。《曹全碑》有如蜡的表面,质地光滑,却不单薄,很耐看。它不是一种明快的节奏,而有一种慢镜头中氤氲人物情绪,让时间的流逝变得可感,又仿佛大面积抒情的音乐。

由此看,一个文学大家的成长,并不是单一轴线的,而是博取众长。在我们现在看来好像是跨界的事情,在古代本来就是不分离的。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,确实应该思考与书法的割裂度,是否应该与往日的碑帖多些接触呢?



鲁迅手抄《曹全碑》



《水浒传叶子》

书法在古代就是一个日常,但如今因为书写工具的变化,而远离了日常。可是,书法不应该是一件被供起来的事,更适宜提起笔来书写。

我们学习它,不是为了学一个正襟危坐的架势,是为了有一天,可以通过笔墨抒发胸中的丘壑。练习书法碑帖的本质,是一种本能的抒发,像呼吸、情感一样自然流动。正如留下佳作的古人们,当时他们挥洒《兰亭序》《寒食帖》《快雪时晴帖》等作品时,并没有想着传世,而只是一个日常生活;在兰亭的溪水边雅集兴致高涨,就挥洒了,在黄州的春雨绵绵中对生命有所感,或者见到雪后天晴,便写下几个大字。即便是片言只语,都会成为膜拜的法帖。

这些书法作品生动而实在,长在生活中和我们真切感受里。练习书法碑帖,就是让我们回到那些感动里去,就像一个法门或一个开关,令我们可以享有热闹世界的同时,回身也能找到安静自得的一隅,可以暂别外界的喧扰,一笔一画,黑白相映间,与自己独处。那么安静地投入、体悟和进步,这或许就是鲁迅如此喜欢它们的原因之一吧。



鲁迅日记:1921年11月24日,购得《陈章候人物画册》一本;1913年12月6日,购得陈洪绶的遗著《宝纶堂集》;1931年4月28日,托周建人购商务印书馆明清人物画册5本,其中之一即为《陈老莲画册》。

陈洪绶是明末清初著名画家,字章候,号老莲,在杭州绍兴卖画为生。虽然,鲁迅先生买了很多陈洪绶的画册,但《水浒叶子》却是很难得才找到的。

笔者曾经在国画课上画过陈洪绶四十张《水浒叶子》,这个是陈洪绶年轻时的作品,共画水浒人物40幅,个性鲜明而突出,富有动感和激情。

这个叶子不是树叶的叶子,而是酒牌,就是古人凑在一起吃喝时必上的氛围组道具。刻在版画上,一张张画着不同的人物,写着题铭和酒令,玩的人从中抽取一张,按照上面写的行令、劝酒。这种形式本来就是大众流行的。

最初,陈洪绶画《水浒叶子》是为了接济朋友周孔嘉的家用,而且还是在一好朋友张岱的催促下画完的,“凡四阅月而成”。
张岱看了很赞叹,说这套纸牌“古貌古服、古兜鍪、古器械,章侯自写其所学所问已耳”。陈洪绶同时代人汪念祖也称赞所绘人物“颊上生气,眉尖火出,一毫一发,凭意撰造,无不令观者为之骇目损心”。

这个《水浒叶子》是我们都可以临摹的,可以把影印纸放在画上,用小楷毛笔勾勒,也可以对照版画临摹。临摹特别考验眼力,必须看仔细人物的衣饰线条走向,抓住面部轮廓表情的细微变化。新手往往画着画着就把脸画大了,身子画小了,或者比例不对,变形了。

《水浒叶子》只是一个线条基本功的训练,特别适合我们现代人静心之用。慢慢的,可以由《水浒叶子》过渡到花鸟小景,我们学其笔法与技术,更重要的是,亲近传统文人的趣味与精神,亦长功夫,亦正气息。或许,这也是鲁迅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趣之人的原因吧。

大饼其人

文/图 汪少一

与大饼见面。我们就在吴山广场的室外台阶上坐定,闻堰的朋友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只梅瓶。大饼左手托着梅瓶底,右手握着口沿,把梅瓶在手里转了几圈,看了外面的釉水,又看了瓶里面拉坯时留下的旋转纹路,再细心地看过口沿,最后倒过去看了瓶底。
大饼问,听真话呢,还是听假话? 闻堰的朋友说,我知道了,真话假话啥都不用说了。他取出两条烟要交给大饼,大饼始终不肯收。闻堰的朋友说,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,说啥也得收下。
大饼说,也就眨巴眨巴几眼的事,累不住的。闻堰的朋友说,那这样,你收一条,我留下一条。大饼仍坚持不收,说,你下次收到好东西了,我再吸你几包烟。既然如此,我们也没法再坚持。
人在江湖,却不见江湖的习气。有了这次交往,我跟大饼慢慢越走越近了。
我问大饼是怎么开始捡瓷片的? 大饼回忆起他第一次见到别人捡瓷片的那一幕时,眼里仍然带着光。他说,有天傍晚,他从丽水出差回来,开车路过转塘时,看到有几台拖拉机在一大片废土堆里推土,拖拉机后面有三三两两的人时不时地弯腰捡东西,还有一群白

鹭也在推土机旁边起起落落。
这一幕好美。
他停下车,走过去看个究竟。原来,是一些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在这里捡瓷片。不少青色的瓷片看起来非常美,跟新的一样,捡瓷片的却说宋是宋代的。这让他深感不解,却又深信不疑。
后来,他也抽空跟着他们捡,慢慢地入了这个行当。从转塘的废土堆,相继捡到望江门和武林门的一些工地,也从杭州本地捡瓷片的前辈金志伟、胡云法等那里,了解到更多的古陶瓷知识。
越走近宋瓷片,越难以抗拒它的诱惑。大饼因公司业务要经常出差到外地,常常会错过一些杭州工地出好瓷片的机会,这让他非常难受。思前想后,他提出了想辞职去捡瓷片的念头,跟妻子商量。
妻子考虑了一周,答复他,决定成全他。妻子说,她教书有一份稳定的收入,家中另一套房子的租金,可以承担女儿读初中、高中和大学的费用。
从此,大饼就走上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捡瓷片之路。

对了,大饼姓汤,我私下里一直叫他汤老师。



早年,大饼在凤凰山溪流中捡到的南宋官窑底足瓷片